



边看边聊

去年秋天,我和几位师友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,书展结束后又去伦敦。已经吃了好几天好些顿西餐,不知怎的就聊起了烩面。同行的田兄和李兄皆是河南人,李兄之前来过英国,说伦敦就有家烩面馆,他曾经来过吃过的,味道不错。

那就去吃啊!田兄拍板。我当然也积极响应。河南人有几个不爱吃烩面的呢?我自不能例外。不过这种爱平时也不觉得怎样,在国内,想吃便吃着了。尤其是在郑州那些年,三步五步就是一家烩面馆,手艺不行的店必定活不了几天。也正因如此寻常,所以很久以来我竟然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,这感觉到北京后才察觉出了差异化,如今到了国外就更明显起来。

挨到了午饭时分,一行人便直奔那家馆子而去。远远地,就瞧见门口支着个活动招牌:伦敦老常家面馆。近前细看,上面贴着四张图片:河南烩面、肉夹馍、香锅肥肠、串烧羊。串烧羊,就是羊肉串。这叫法挺特别。众人在门口议论了一番,合影的合影,单拍的单拍。脸上都是一副欣然的样子,跃跃欲试,充满期待。

入店的门厅墙上满满当当,挂着“河南同乡联谊会”“英国河南商会”的牌子以及各种合影。那边厢,熟悉的声音迎面而来,还有很多熟悉的容

颜——虽不知道名字,也明白皆是萍水相逢,但听之望之就能知道这些人都是同胞,都是中国人,那怎么会没有熟悉感呢?落座,翻菜单,扑面

## 在伦敦吃烩面

乔叶

而来的一个字就是:贵,很贵,真贵。从低往高举例:蒜蓉拍黄瓜和红油土豆丝六块八,拌腐竹七块八,皮蛋豆腐八块八,夫妻肺片九块八。这些是凉菜的价。主食系列里肉夹馍是最便宜的,五块八。其他的如羊肉烩面、羊肉泡馍、新疆炒拉条、手工水饺、茄丝捞面、油泼面、青椒肉丝捞面、西红柿鸡蛋捞面……统统都是十一块八。“捞面”这个词让我的视线停顿了好一会儿。这面用老北京话叫“锅挑儿”——从锅里把热面条挑出来,意思就是不带汤,不是汤面,河南就叫捞面。挑和捞异曲同工,都亲切。

亲切归亲切,算账归算账。按照汇率,欧元的十一块八约等于一百块钱人民币。一百块钱吃碗烩面,你敢想?即便是在郑州的豪华酒店里,我也从没有吃过这个价的面。当然,嘴里虽然喊着贵,其实倒也不怎么心疼钱包。穷家富路嘛,总是吃得起的。要知道,这是在伦敦吃烩面呢。

凉菜上来,迫不及待下筷。味道很一般,不好

也不差。因为也不是主角,我们的宽容度就高。心念的就是面。等面千呼万唤地上来,一看面相我的心就凉下来。汤色不够浓白,气味不够醇厚,甚至闻不出多少羊肉的鲜香,这就很悬。曾听河南烹饪界的行家说:唱戏

的腔,厨师的汤。有汤开张,无汤打烊。为啥汤这么要紧?这得从海鲜说起。海鲜在中原没有鲜的,只有干货。想把干货做好,就需要好汤入味,汤就成了豫菜的鲜味之源。面也同理。简而言之,汤是基本功,也是基本。一般来说,不合格的汤很难煮出好吃的面。

不过,这是在伦敦,会不会属于二般呢?还是先尝一口吧。

——大失所望。只能说,面做成这样,要是在郑州,老板有着挨打的风险。

就想起我自己做的烩面。偶尔炖羊肉的时候,也顺便做一。家常手艺,满足自己而已。

先是和面,面和好了就醒面。醒好的面会散发出一种自然而然的光润,用手一摸就能摸出弹性。这就是熟软了。熟软了的面,就可以抻烩面了。因为是纯人工做,所以抻出来的烩面都不怎么规则,一碗面里,有宽有窄,宽是自然的宽,窄是自然的窄。有厚有薄。厚是自然的厚,薄也是自然的薄。厚薄薄宽宽窄窄的一碗面煮好,再加上细细的干丝、海带丝和粉条,浇上羊肉汤,最后再撒上一小撮碧生生的香菜便大功告成。末了这一小撮香菜极重要,是用来吊鲜味的。

眼前这碗面,貌似是什么都有的齐全,可就不是那个味儿。

我们就一起看着李兄。李兄挂不住了,喊来服务员,说你们老板呢,



四川古蔺县太平古镇是中央红军二渡和四渡赤水的主要渡口,保留着大量的革命遗存。今年初秋,我们沿着当年红军足迹在赤水河两岸旅行,深深沉浸在红军战士伟大的奋进中。在太平古镇弥漫红军气息的老街来来往往反复徘徊:一户户印着峥嵘岁月,一景一物凝结着不凡往事。尤其对一棵黄桷树、一块老鹰石难以忘怀,嵌入大脑印入心扉。

四渡赤水战役,被世界军事史赞为“传奇之战”。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,一渡赤水避敌锋芒,保存有生力量;二渡赤水出其不意,回师东进,取得遵义战役重大胜利;三渡、四渡赤水,更是巧妙地调动敌人,红军则在运动中寻得战机,牢牢掌握着战场主动权。四渡赤水



春意盎然 (中国画) 万芾

叫他来。这时候老板大概率是不在的。服务员果然说不在。我们就笑。李兄就只好和服务员谈话,说,我以前来吃的时候还可以呀,你们这退步得真够快。

对不起,不好意思。服务员笑容可掬。对着这样笑容可掬的脸你能怎么样呢?何况听着也有几分河南腔。也只能说几句便罢了。吐过了槽,肚子还饿着,也便继续吃。于是,一边说着不好吃,一边动着筷子,居然也差不多吃完了。吃完了又坐了好一会儿,喝茶闲聊。显见得这碗面让大家百感交集,于是便你一句我一句地热烈探讨起来:

烩面做成这样,这人气咋还这么足呢?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外国人没有吃过更好吃的,就觉得好呗。那同胞们呢?难道都没有吃过好烩面吗?这些人里肯定有来过不止一次的,也肯定吃过更好吃的,咋还来呢?

因为这是在伦敦,别无他选,有就很好。相比之下,味道就得退而求其次。田兄言简意赅地总结。

众人沉默。这微妙的沉默中自然有着某种意味深长的认同。我想,但凡再来吃面的人大概都是这么想的。这烩面既然是在伦敦,那就可以容忍它的不好吃,而且,甚至会一来再来,一忍再忍。因为,烩面在这里不容易,开烩面馆在这里不容易,在这里能吃到烩面也不容易。而所有的不容易背后,都站着一个词:故乡。

是的,此时此刻的此面,不是面,是故乡。故乡是什么?是离开才能拥有之地,是在他乡回望时才能发现之地。——正如在这伦敦的烩面馆里,面对着这碗似是而非的烩面,在这冷却的汤里,在这寡味的面里,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故乡的模样。以烩面之名,她把自己的面目聚集在了这碗面里。

离开烩面馆,漫步在伦敦的大街上,不知谁开始算起了日子,说已经出门这么多天了,该回家啦。是啊,确实是该回家了。

次。田兄言简意赅地总结。

众人沉默。这微妙的沉默中自然有着某种意味深长的认同。我想,但凡再来吃面的人大概都是这么想的。这烩面既然是在伦敦,那就可以容忍它的不好吃,而且,甚至会一来再来,一忍再忍。因为,烩面在这里不容易,开烩面馆在这里不容易,在这里能吃到烩面也不容易。而所有的不容易背后,都站着一个词:故乡。

是的,此时此刻的此面,不是面,是故乡。故乡是什么?是离开才能拥有之地,是在他乡回望时才能发现之地。——正如在这伦敦的烩面馆里,面对着这碗似是而非的烩面,在这冷却的汤里,在这寡味的面里,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故乡的模样。以烩面之名,她把自己的面目聚集在了这碗面里。

离开烩面馆,漫步在伦敦的大街上,不知谁开始算起了日子,说已经出门这么多天了,该回家啦。是啊,确实是该回家了。

我衣柜里有一格专门装项链和手链,这些都是20多年前买的,但它们仍然新颖、别致、卓尔不凡。所用材料并不是金子,有琉璃、有水晶、有塑料、有银饰,还有我不知名的材料,价格在几十元,不贵,但戴上它们,感觉优雅、时尚,一点不输“穿金戴银”。

20多年前购买时,完全是被它们的创意打动。不错,我买的就是一种创意。玲珑七彩貔貅项链、手链,贯穿其中的小水晶与貔貅组成令人眼睛一亮的色彩;芳心如梦珍珠项链、手链,珍珠由浅灰、米色的小粒珍珠组合,错落有致,不同常规;秋意项链、手链,一片片秋天的叶子泛黄且夹杂墨色的叶瓣和雕刻着花纹的小圆球,很丰富的秋天图景;初夏时光银吊坠、许愿流星银吊坠,小巧玲珑,别有滋味;精致象牙白项链,圆形和长形的组合,形成长长的一串,很有气势;雪之恋,像扣子般大小的白塑料片叠成一圈,如雪花镶嵌在颈项上,很有诗意。

有一次在南京西路一家店里,发现围着很多年轻人,我挤进去,发现是各种各样的项链,太唯美了。尽管材料简单,但那种创意呼之欲出。从年轻人几条几条的疯抢中,足见这些项链是震撼到她们了。我每个品种买了一条,如胜利者般急速回家,开始和各种衣服搭配。那种兴奋不言而喻。

在云南,我买了一个绛红色、小手指般长的“陶瓷弯管”,“陶瓷弯管”上是蓝色的花纹,五彩线穿过去,系在颈部上,颇有民族风味。雅致、灵性,一看就是设计者脑洞大开的作品。在敦煌,一颗暗红色的石头吸引了我,询问服务员是敦煌的石头吗?回答是的。光溜溜的小石头,天然中有美丽的弧线,一根线系在最顶部,不破坏小石头的整体结构,戴在颈部仿佛是对敦煌一行永远的回忆。淘到这种小石头的,说明设计者在沙漠上不怕风吹日晒,这种探索真是令人钦佩。

去泰国的时候,我被两个手镯吸引,一个是白色的,一个是浅灰的,镶嵌的是小小的珍珠,手镯比较宽,戴在手上很容易就被人注意到,这种感觉很不一般。我两个手镯都买下了。我觉得这不仅是泰国人的审美表达,同样也是创意的展现。

有时候想想,创意无时不在、无处不在。只要有足够对它的认知,它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。一次去往海南的路途,在机场候机时,我买了一本很厚的时尚杂志,竟然发现它的背后贴着一个咖啡色的手镯,宽宽的,显然是赠送的。巧的是,我正穿着咖啡色的衣服,我马上戴在了手上,它们是如此协调,我就戴着这个手镯开始了海南之旅。

回贵阳探亲,斗胆走进一家珠宝店,一眼扫过去,都很贵,而且样式差不多,我转身要离开,就在这时,我看到了一个玛瑙手链,颜色特别的好看,轻盈、小巧,价钱在100元以上,我犹豫了一会儿,还是决定买下,算是对家乡一种创意的支持。

最近搬家,我专门用一个旅行袋装项链、手链、手镯,每拿起一件,就回想起20多年前买它们的情形。我得以又把它们欣赏一遍,感慨创意的魅力。20多年不败,我应该要向那些富有创意的设计师致敬。

照理,我是彝族,应该两个耳朵打孔戴耳环,但我没有这样的想法,如果真的是耳环、项链、手链全副武装,我觉得过于隆重了。所以,还是让耳朵自由自在,完整地呈现它们本来的样子吧。

买的是一种创意

杨格

## 又见白毛女

郑自华

“北风(那个)吹,雪花(那个)飘,雪花(那个)飘飘年来到”,说到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,人们就会想起这首脍炙人口的歌。

我观看过1951年3月上映的《白毛女》电影,年少的我,同情田华扮演的白毛女,憎恨陈强扮演的地主。

同时,白毛女深深地刻在了我心中。我也观看过1972年版的根据芭蕾舞剧拍摄的电影《白毛女》,我记住了喜儿的遭遇和命运变化。半个世纪过去了,《白毛女》继续在上演,一代一代的白毛女在茁壮成长,而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永远保留着茅惠芳、石钟琴的形象。

今年是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诞生六十周年,有关部门专门举办庆祝活动。上个月,虹口区图书馆邀请《白毛女》剧组原主要演员和观众见面,作为《白毛女》的粉丝,我有幸参加了见面会。

这天下午,上百人将小会场挤得满满当当的。演喜儿的茅惠芳第一个发言,年近80岁的茅惠芳,说到当年演喜儿的往事,脸上露出几分少女的羞涩;保养得很好的石钟琴,举止言谈依然有当年白毛女的风韵;至于凌桂明,60年前就在芭蕾舞剧中演大春了,他有力握紧拳头的动作,成了大春的标志,一个甲子年过去了,老人身板依然挺拔;至于王国俊,人们不一定有印象,但是说到黄世仁,人们都不会忘,也难怪,人们往往只记得英雄人物,而忽略了反派角色的演员。台上每位嘉宾的发言都是对观众的感谢,观众也毫不吝啬地将掌声送给了每一位演员。

到场的不少人手里拿着连环画、说明书、戏单、海报、照片,希望能得到签名。我拿的是三张白毛女植绒画,那是50多年前购买的,价格5分钱一张,这些收藏品都有一段难忘的记忆。现场来了很多残障人士,他们或开着电动轮椅,或是被家人用推车送来,这些人和台上的嘉宾年龄相仿,也许他们之间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。这些残障人士的眼神有一种渴望。台上的嘉宾说:“我们给残障人士一个特权,优先签名,单独合影,请大家予以理解。”观众席上顿时响起一片掌声。坐在轮椅上的朋友,脸上露出花一样的笑容。人们自动让出一条通道,让残障人士享受了一回当贵宾的权利。

参加过很多见面会,这是我见过的最温情的一幕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,早就超过了预定的见面时间。天已经黑了,北风呼呼地吹着,人们的心里都有一团火温暖着。

## 七夕会

相连,船与船之间架起梯子与木板,部队从上面渡河。这哪里是普通的拴绳岩石?这是带有红军战士气息与体温的功勋石!

那天傍晚,我们站在老鹰石旁,脚边是当年与红军亲近过的赤水,对岸树木郁郁葱葱,身后太平古镇的青砖瓦房像个老人,永远诉说着不尽的往事。河面上有漂亮的鸟儿飞过,天空顿时勾勒出诗意的弧线。当年红军鏖战之地,如今一派祥和宁静。

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中,看到过多张照片:少先队员和青年学子来到老鹰石旁缅怀前辈。他们或手握右拳宣誓明志,或神情凝重拍照留念……90年前红军战士的伟大精神,有了不尽的延伸。

是一座丰碑,永远激励后人。那棵难忘的黄桷树,长在太平古镇红军总司令部旧址。树干粗壮挺拔,枝杈苍劲虬曲,初秋时节的树叶,绿中带点黄意,远远望去,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。四渡赤水期间,时任红军总司令朱德、红军总政委周恩来,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领导人就住在这里。总司令部旧址筑在一个高高的坡地上,院内可眺望太平古镇全景。黄桷树巍峨地矗立在小院东北处,彩色的叶子荫蔽着小院很大一块。

黄桷树主干上有块标示牌,上书:“百年黄桷树,如今依然挺拔苍翠,见证了四渡赤水战役的伟大胜利。”我们看见,不少游客

站在大树下同框合影。黄桷树的坡脚下,便是蜿蜒流淌的赤水河。黄桷树在上海难得一见。拿出手机一查,内心便立起敬意: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它的茎干粗壮,树叶茂密。喜光、耐旱、耐瘠薄。根系发达,能够迅速生长,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茁壮成长。此树寿命很长,百年以上大树比比皆是。树的个性特点,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……

老鹰石是赤水河边的一块巨石,从前因常有老鹰在石上栖息而得名。二渡赤水时,红军战士就地取材,将竹子编制成结实的绳子,一头拴在对岸大树上,一头拴在老鹰石上,将六条小船

## 旅游